

青春爱情坊

单翼天使

浅浅 著

重温蓝色生死的感动
续写冬日恋歌的凄婉
飞跃爱琴不老的天空
再现韩剧唯美之经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浅浅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单翼天使 / 浅浅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6.1

(青春爱情坊系列)

ISBN 7-5313-3048-2

I. 单… II. 浅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949 号

单翼天使

责任编辑 寿天舒

责任校对 白 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封面绘画 DUDU

插 图 DUDU duanmufei@163.com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责任编辑 Email: shoutianshu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0599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133 千字

印张 6 插页 4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4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526528



楔 子

六岁以前，我没有姓，只有名，当时大家叫我小雨——我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被人在孤儿院门口发现的。之前的记忆变得非常的模糊了，唯一清楚的是我不喜欢与其他的小孩讲话，我的童年是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，里面是蓝天、白云、微风、细雨，缠缠绵绵的细雨……它承载的是一个有家的梦想，单纯的渴望，简单的快乐。

六岁那年，一对年轻的夫妇收养了我，我记得那天天空下着很大很大的雪，那是我生命中第一场雪，絮絮扬扬，纷纷绕绕，我惊异于那片洁白无瑕的世界，不顾寒冷，在雪地里快乐地奔跑，听风在耳旁低吟，简单的快乐不需要什么做支撑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这是妈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我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美丽妇人，兴奋地说，“看雪啊，还有，风的声音，在耳边呼呼地响！”我鼓足腮帮子，努力试着发出风的声音。

“看雪，听风……”她低低地重复，眼里亮晶晶的，然后

用手捏了一下我的脸颊，很感动地说，“好可爱的孩子。”

她拉着我的手，看了我很久，然后和同来的男子默默地走了。

过了不久，我被院长叫去，我看见那对年轻的男女站在离我不远处，和蔼地看着我微笑，院长对我说，小雨，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了。

爸爸，妈妈？他们真是我的爸爸妈妈？我吃惊又愤怒地看着他们。

“小雨，叫妈妈呀！”那个美丽的妇人蹲下来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。

我凝视了她很久，然后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，全部的人都愣住了，然后院长狠狠地将我从地上拎起来，大声呵斥，“是谁教你这样做的？”

我哭着说，“难道不该吗，是他们先不要我的。”

他们又再次愣住，我的“妈妈”很快笑了，她温柔地将我抱起，眼里溢满了泪水，“是，打得好，是妈妈和爸爸的错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不要小雨了，跟我们回家好吗？”

我很快扑进了她的怀里，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好想你们，我好想自己的家。”我看见爸爸始终冷峻的脸也有了一丝微笑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家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

那一年，我六岁。

那一年，冬天下着很大的雪。

也是那一年，我不再是小雨，不再扮演自己的角色，而是去演绎一个全新的生命——韩雪，妈妈说，雪花代表逆境中的希望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晚，平安夜。

今年的冬天特别冷，但节日的气氛已冲淡寒冷的气息，这座南方的城市处处洋溢着躁动和热烈。天气预报说，明天的气温也许还会下降，市民有可能欣赏到难得一见的雪景。记忆中的雪是很久远的事了，二十年前的那一场雪结束了我简单寂寥的世界，我已长成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女孩，日子恬静，平淡如水，但我一直在期望生命中另一场雪，我固执地认为它会将我引向生活的另一种境界。

我不讨厌平淡，可我不喜欢一成不变。

推开窗户，让清冷的空气清醒一下因一天的工作而昏昏沉沉的头脑，时针已快指向十二点，我向窗外望去，楼下一辆蓝色的宝马缓缓地驶过来，好友杨柳把头伸出车窗跟我挥手，我向她微笑了一下，然后匆匆地下了楼。

“你的朋友真是大方，连车子也借给你！”我脱下外衣，把车厢的暖气调到最大。

单

翼

天

使

“你这么怕冷，应该找个男朋友了！”开车的大男孩回过头说，他叫陶言伟，杨柳的男朋友。杨柳是我从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同学，也是唯一的好友，现在在一家公司里当秘书。我的朋友不多，但人生能够得到一知己已足够。

“怕冷和男朋友有什么关系？”我边系安全带边问。

“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最保暖？”杨柳回过头问我。

“什么呀？”我想了一会儿，“火把、太阳……”

“太阳很保暖吗？应该是情人的体温！”陶言伟叹了一口气，略显得有些失望，“看来你现在把易凯圣忘记了。”

我心中掠过一丝酸楚，忘了吗？是谁说过两颗心在一起，终会变成单数，不是太拥挤，就是太孤单，与其两个人都孤单，不如分开。大学里唯一的一次恋爱就失败了，我曾天真地认为爱情的力量大于一切，直到失去，才明白它是那么微不足道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见杨柳努力地向陶言伟眨眼睛，陶言伟耸耸肩，他俩的表情都十分的可爱，我忍不住笑了，但不知为何，车厢却一下变得很沉默。

车子驶过本市最繁华的商业区，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停了下来，我问道，“不是要去教堂吗？”

“还有我的几个朋友，顺道，人多也热闹些。”陶言伟下了车。

杨柳把我也从车上拉了下来，“去喝杯咖啡，今晚才有精神，免费的。”

在店门口我隐约听到了一首钢琴曲《爱情故事》，我的眼睛略有些湿润，悠悠的琴声如一泓暖流，“单翼天使”，我恍

惚中看清了这家店的名字。

店里的布置精致典雅，橘黄色的灯光将周围衬托得很温馨，服务小姐穿着深蓝色的西服，洁白的领子翻出来，头发盘在后面，干净清爽，走过我们身边时，留下一股好闻的香水味。

我和杨柳坐在一张蓝色的小圆桌旁，桌子中间的花瓶里插着一束芦苇。我们要了两杯蓝山咖啡，淡淡的清香，优美的音乐，轻飘飘地环绕在我四周，我突然有些沉醉，我的思绪停驻在过去绵绵的回忆里，在圣诞节夜里，除了易凯圣，还有谁会弹奏这样优美的音乐，又有谁能把它演绎得如此深情呢？

我不自觉地把眼神移向弹钢琴的人身上，他低着头，很用心，很专注。

“那个人叫勒风，是这家店的老板，就是等他一起去。”杨柳呷着咖啡，悠闲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心里泛着暖暖的潮水，突然想起易凯圣所一直在追求的东西——感动，我曾为这两个字如此着迷，但最后，我的爱情成了它的殉葬品，他追求感动，放弃了我。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一张录取通知书让他义无反顾地离去，我对爱情所有美好的幻想从那时起就全部破灭。

“你又在想他了？”杨柳见我低头不语，问得很小心。

“我以为我可以不想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他们都是一类人，我们无法理解。”她突然打断我的话。

“他们，你是指谁？”

“你比我清楚。”

我想说我不知道，但这时音乐声戛然而止，我的思绪竟也随着它一起停止。

不知何时，勒风已不在台上。

“你知道芦苇象征什么吗？”杨柳随手抽出花瓶中的一枝。

“深情的爱。”不是我的回答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耳边突然响起，很好听，如同刚才那支曲子。

我抬起头，看见一双蓝色的眸子，很纯净，很透明，就像沉了一潭澄静的湖水，很熟悉的感觉，好像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哪里见过一样，是易凯圣的眼睛吗？

“圣诞快乐！”他突然伸出手指滑过我的面颊，仿佛我们是许多年后邂逅的朋友。我愕然地望着他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但心中一抹久违的温柔被这句简单的祝福再次勾起。勒风，蓝色眼睛的勒风？我见过的一个最俊秀的混血儿。

杨柳站起来，为我们相互作了介绍。

“韩雪？”他轻轻地念了一声我的名字，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们似曾相识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暧昧的依恋……依恋？

我莫名地感到有一丝慌乱，脸颊上似乎还有他温暖的手指留下的余温，我低下头小声说道，“你的琴声让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。”

“不开心的往事。”他的目光不再温和，“我也有同感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弹这首曲子的时候，总是让人的心情很压抑。”他的眼神似乎渐渐暗淡，蓝色的眼眸不再透明，像一只飞鸟掠过后留下了哀伤的影子。

我从不认为自己有敏锐的目光，但是那一刻，我觉得此

单

翼

天

使

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陌生人竟是透明的，我竟然看穿了他沉淀着的透明的忧伤。

“什么不开心的往事？”陶言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。

勒风看了我一眼，不再说话。

“人都到齐了？”杨柳问陶言伟。

“还差夏磊，那家伙没有一次准时。”陶言伟很不耐烦地说。

“夏磊？是不是左边的眉毛上长着一颗很黑的痣……”夏磊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初中的同桌，我的视线才从勒风身上移开。

“早已经取掉了，怎么，你认识他？”陶言伟有些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他是我初中时的同学。”

我对夏磊的印象很深，中学时，因为家庭和转学等多种原因，我将自己深深地封闭起来，在新来的班上始终保持沉默，我没有朋友，害怕喧闹的人群，如一只单飞的孤雁永远躲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。那时夏磊是我的同桌，是唯一一个给过我关怀的男生，他像哥哥般照顾我，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了我许多帮助，对我提的要求也从不拒绝，我感觉得到他是那么地宠我，有些超过同学的界限。不过那是纯真的少年时代，我们都不懂什么是爱，只是在朦朦胧胧中感觉到青春萌动的气息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交往，生怕越过了作为同学的底线。快中考时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情书，什么内容记不清楚了，因为害怕我把它交给了老师，结果他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我们的位子调开了，从此就很少说话，见面后都低着头。后来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那封信居然

被复印了很多份，贴在校园里许多引人注目的地方，结果几乎全校都知道了，以后他见到我就更是躲得远远的，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，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说对不起，只是没过多久，中考结束，我们分别上了不同的高中，这些事情就不了了之。

我想每个人年少时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都有一个因为似懂非懂的暧昧关系而脸红起来的异性。没有想到世界如此的小，我欠他的对不起始终是要说出来的。

夏磊的手机一直打不通，等到十二点半，我们就走出了勒风的咖啡店。

我的大衣忘在车上了，走到门口，才感觉到外面的寒冷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“很冷吗？”勒风走到我身边，低低地问，眼里充满了关怀。

“没有关系。”我的耳根红了，匆匆地上了车。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很淡然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表现得对我很关心，我虽然长得很漂亮，但并不是让人第一眼见了就忘不了的人。

一路上，大家都没有说话，暖气让整个车厢的空气都闷闷的，杨柳倒在陶言伟的身上睡着了，我也很困，但勒风坐在我旁边，我不好意思往他身上靠。他的手机响了很多次，但他一直没有接，最后我看见他有些恼怒把它关掉了。然后从大衣里拿出一个 Zippo 的打火机，饶有兴致地在手中翻转。

“你吸烟吗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变得有些漫不经心，“不，我只是喜欢收集打火机。”

奇怪的嗜好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扬起眉看着若有所思的我，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

“没，没什么！”我连忙转过头。

音响里一直在重复播放王菲的一首歌，“雪花飘，飘起了多少爱恋，雪花飞，飞起了多少情缘……”恍惚中，我感到外面真的正飘着一些细细的雪花……

车子驶到教堂门口时，我被勒风叫醒，一睁开眼，就看到他很俊秀的脸，他的下颌刚才还轻轻支在我头上，我最终还是靠在他身上睡着了。他的呼吸轻拂着我裸露的脖子，朦朦胧胧地在我心里唤起了某种莫名的期待。我如梦初醒般，连忙把身子移开，很尴尬地跟他说对不起。

“没关系，我不吃亏。”他说得很轻松，好像并没放在心上。

看见他下了车，我有一些失望，我竟然眷恋他身上的体温和轻微的呼吸，这个我认识仅仅才几个小时的男人。我站在原地，不自觉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他却突然回过头，把我的眼光逮个正着，我赶快低下头，却恍惚中发现他看着我的眼睛里竟写满了忧伤……

走上教堂的阶梯，陶言伟的手机响了，然后他跟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很不好笑的玩笑，夏磊出车祸了，现在还在昏迷中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

我们面面相觑，很快，车子便掉转了方向。

今年的圣诞节，我在医院等一句很多年前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。

勒风和陶言伟办住院手续去了，我看着昏迷中的夏磊，他变了很多，要是就这样走在人群里，我肯定认不出来他了，他醒来后会记得我吗？要是记不起了，我还很认真地给他说对不起，会不会很搞笑？

我把情书那件事跟杨柳讲了。

“你说他还记得我吗？”我傻傻地问。

“他不会忘记，没有人可以忘得了初恋情人。”杨柳很肯定地说。

“可我不是他的初恋情人。”

“但没有人会忘记拒绝他的人。”

“他也许不想再看见我。”我有些悲哀地说。

“那也不一定，如果他成功的话，他会来找你，向你表明你以前没选择他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人都这样，你没这样的想法？”杨柳问得很直接。

我不是没这样的想法，只是我好像还没有被人拒绝，因为我从没主动去追求过。

“夏磊现在很成功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他在做房地产，送你一栋临水阁的别墅肯定没问题。”杨柳叹了一口气，“除了陶言伟，他的每个朋友都不错。”

临水阁？那是本市房价最高的楼盘。以我目前的收入，不吃不喝，三十年后有可能买得起。

我仔细端详夏磊的脸，虽然缠上了纱布，不过仍看得清轮廓，他变得很好看了，我以前是怎么拒绝他的？他现在不会需要我的那句对不起了。

“你看，真的下雪了。”我出神的时候，杨柳已跑到窗户旁，很着迷地看着外面，“好漂亮啊！我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雪，一定是圣诞老人送的礼物！”

“不就是雪，用得着这么激动吗？”陶言伟一个人很疲惫地走进来。

“勒风呢？”我不觉脱口而出。

“洗手间。”他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“我想先回去了。”迟疑了很久，我还是说了出来。

“不会吧，这么无情，你同学啊！”陶言伟又恢复了精力。

“你不懂。”杨柳回过头，一副很世故的样子。

“我送你。”勒风的声音，很特别，很好听。

“你也要走？”陶言伟很不理解，“夏磊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们都要走？”

“人多待在这里并不是好事，他醒了马上打电话给我。”他说得很轻，但是很坚定。

“我想我真的不懂，你们要走都走吧！”陶言伟很失望地看着勒风。

我们都没解释什么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外面，雪花如同天际中盛开的花瓣，纷纷扬扬地落下，世界开始变得洁白，这个冬天将和以往不一样，雪白的世界对我来说就如同一场尘梦。

冰冷的空气伴着雪花，在夜里散开。

我很快从尘梦中醒来，对着身旁的勒风说，“夏磊是你的朋友，你应该留下的。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。”他也看着雪花，但是语气却很平静。

我想起他在车上关掉手机的事情，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。

“我自己回去就行了，用不着麻烦你。”

“随便。”他没坚持，我感到心中好像被人击了一下，开始他对我还比较好的，我以为……

我站在路口旁，准备拦一辆车。勒风走向蓝色的宝马。

那辆车是他的。

“真的不需要？”他上车后，等了一会儿，又从车窗里伸出头问了一句。

“谢谢，不用。”我倔强地说。

而他，真的走了。我开始怨恨起他了，很少有男人会这么没有风度。

我在风中站立了半个小时，还是没拦到车，雪下的很大，很冷，我再不认为雪花代表逆境中的希望。

有车子开过来的声音，我急忙向它招手，蓝色的宝马，他又回来了吗？

“对不起，小姐，已经载人了。”一个陌生男人很抱歉地对我说。

望着白茫茫的一片，我欲哭无泪。

那辆车子在开到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，又掉头回来了，那陌生男人下了车，彬彬有礼地说，“需不需要我送你一程，你上哪儿？”

我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。

他忍不住笑了，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今天是圣诞节，

让我做件好事都不行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着他上了车。

“我以为你真的不需要。”熟悉的声音，很特别，很动听。

“是你？”我看见勒风坐在里面很玩味地看着我。

陌生男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，“不关我的事，我去看夏磊。”说着便下了车。

车里只剩下我和勒风，我有一种很明显的被玩弄的感觉，想很有骨气地下车，但……

“对不起，刚才不该把你一个人扔下。”他很有诚意地对我说。

不能下车了，否则显得我太没教养了，我看着他，觉得脑袋里有个地方没转过弯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他问道。

我没有回答，并不是生气，因为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去生气，但是我真的不想说话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我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他仿佛使了性子，固执地问。

“客源三路，水天大厦……”我坐直身子，小声地说。

“终于肯说了。”他回头朝我一笑，好像对我刚才莫名的怪脾气并不放在心上，“不错，不过那里的女人都太小资了，你不像。”他对那一带好像很熟。

“我没说完，水天大厦附近要拆迁的居民楼。”那里面的女人可一点都不小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小资的本钱。

“你做什么工作？”他换了个话题。

“幼儿园老师。”

“你很有爱心。”

“我一直想换工作，但找不到合适的。”我老实地说。

他又回过头对我笑，样子很迷人，我想一定有不少女人喜欢他，“有空到我的咖啡店来，前三次免费。”

“那我只来三次。”

“以后买一送一，还只来三次吗？”

“那我可以改行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一辆车迎面开来，他提高了声音。

“我说我也可以开咖啡店了，用你的赠品，反正不会亏本。”

“那我干脆送给你好了。”

“我不反对。”

“就这样说定了，明天你就是单翼天使的老板。”他的话听起来很认真。

我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，问道，“你对每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都这么说吗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“你以为我有几间咖啡店？”

我心里偷笑了一下，“你为什么把它取名为单翼天使？”

“有没有听过单翼天使的故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放慢了车速，“从前，有一个流落人间的小天使，因为一次暴风雨折断了一只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，再也无法回到天堂。后来，它遇到了一个和它一样的折翼天使，第一眼，它们就读懂了彼此眼里的落寞和悲哀，于是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这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因为有了两只翅膀，它们都飞了起来，但是两只翅膀不能承受两个身体的重量，在